

《無國之境》 *State of Statelessness* (ས་མཐའི་ལས་དབང་། [Sathai Lewang])

導演：Tenzin Tsetan Choklay, Sonam Tseten, Tsering Tashi Gyalthang, Tenzing Sonam, Ritu Sarin, 出品年：2024, 片長：106分鐘, 語言：藏語、越南語、英語、印地語, 出品者：Tenzin Tsetan Choklay、Yodon Thonden, 出品國：印度／美國／越南, 發行單位：Drung Tibetan Filmmakers' Collective

劉培珊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東南亞學系

《無國之境》(*State of Statelessness*, 藏語名稱為 *ས་མཐའི་ལས་དབང་།*)，是由 Drung Tibetan Filmmakers' Collective (簡稱Drung) 於2024年發行的電影，這也是該團體發行的第一部影片。Drung是一個位於北印度達蘭薩拉 (Dharamsala)、由藏人電影創作者組成之團體，¹其目的在透過知識、技術的共享與跨國連結，講述藏人在世界各地的故事，並推動流亡藏人社群中的電影創作與發展。

自1950年代至今，藏人社群在尼泊爾與印度等地的客居生活，已經超過了半個世紀。在這個長程的發展中，社群人數與組成也有了非常大的變化：新世代的產生以及不斷向外移動的人口，不但為今日的藏人社群帶來新的面貌與社會關係，也擾動著社群共同體的想像與離散經驗的表述。《無國之境》的導演之一Tenzin Tsetan Choklay，在2025年10月13日一場線上電影放映暨座談會中表示，²這部影片的製作，源自於他生活在紐約時，與已故藏人導演Pema Tsedan的相處與談話。當時，Pema Tsedan曾表示，生活在中國境內的藏人，總是對流亡情境中藏人們的生活帶著強烈的好奇。然而，過去大部分關於流亡

1 更多資訊可參考其網頁：<https://drung.in>

2 該場電影放映暨座談會由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主辦，Tenzin Tsetan Choklay於座談會中講述該部影片製作的背景及其自身參與執導其中一部短片的過程。相關資訊可參考：<https://iccs.chss.nycu.edu.tw/zh/activity.php?USN=1632>

藏人的電影，多聚焦中國與圖博（Tibet）的政治關係、藏人們的政治行動，以及失去故土、成為流亡者的過程。也因此，Tenzin Tsetan Choklay與這部片的其他導演們，希望能跳脫政治敘事的框架，從更貼近多數藏人生活的視角，呈現那些細微而真實的日常：如，他們吃什麼、穿什麼、有著什麼樣的夢想，以及喜怒哀樂。他們希望觀眾能看到，即使身處流亡情境，藏人們也與多數一般人一樣，必須面對大大小小的生活瑣事與各種問題。唯一不同的只是，無國籍的身分與流亡的處境，總會讓這些看似平凡的生活煩惱與人際互動，因為選擇的受限（甚至無從選擇）與難以跨越的障礙，顯得更加劇烈，絕望與無奈感也往往更加深刻。

《無國之境》由四個短片組成，分別由生活在越南、印度與美國的多位導演製作完成。看似相互獨立的四個故事，卻共同點出了作為流亡者的藏人以及他們的後代，即使離散在多個地方，彼此之間仍相互牽引的各種情感與記憶，包括對故土的想望、對人生未來的困惑與不安，以及生活當下必須面對、處理的各種關係與情緒。影片的起始，是一系列黑白的老照片，透過一閃即逝的剪影，述說第一代藏人們逃離故土、流亡至印度後的生活過程：協助印度修築道路、為了建設屯墾區在叢林中開墾闢地，以及設立學校、發展毛衣與手工藝產業，盡可能在流亡的情境中打造生活得以存續的基礎。

對1950-1960年流亡至印度及其周邊國家的多數藏人而言，如何在接待社會「暫時」安身，是他們流亡初期最重要的課題。當時印度政府在總理尼赫魯（Pandit Jawaharlal Nehru）的主導下，除允許藏人建立負責統籌相關事務的流亡政府（現已改名為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³藏人行政中央），各州政府也以租約等方式，將部分土地撥借給藏人建立屯墾區（Conway 1975; Norbu 2004）。今日在印度的流亡藏人屯墾區共有39個。早期流亡生活打下的基礎，也讓印度的這些屯墾區，成為在這裡成長或出生者的新故鄉，是他們移居其他國家生活時，仍會不斷叨念與回望的地方。

3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官方網頁：<https://tibet.net>

第一部短片 *Where the Rivers Ends*，由Tsering Tashi Gyalthang執導，描述流亡後移居越南的藏人Tenzin與女兒的對話，及與越南籍妻子、鄰居的互動。影片中湄公河連結起的，不只是父親的故鄉與女兒的出生地，也牽起了兩代人的生活記憶。第二部短片 *Bardo: In-between*（由Sonam Tseten執導），以Yangchen母親的過世開頭，從喪禮儀式的傳統規範帶出Yangchen對母親的情感，以及與多年不見的姊姊間的裂痕。*Bardo*指的是人在死亡後、轉世再生前的中介狀態。本部片所呈現的「中介狀態」，除了指涉藏人傳統如何在一個人過世後，透過各種儀式規範協助亡者一步步過渡到再生的過程，也似乎隱喻著迷茫、懸置與無所歸屬，映照出Yangchen所面對的生活狀態。母親的離世、父親叨敘牽掛著的她的未來，以及與遠在法國的姊姊間理也理不清的複雜關係，層層交織，堆疊成一觸即發的衝突情緒。Yangchen的傷心與憤怒，展現出困坐在現實與各種傳統規範間的無能為力：試圖跳脫，卻不得不順從；想要抗拒，終究也只能接受。

第三部短片 *A Little Cloud*（導演為Tenzing Sonam與Ritu Sarin），則是帶出了年輕一代藏人間，對於是否應該留在印度所展開的論辯。影片中的唐卡畫師Sonam，試圖說服妻子與自美國紐約回來的友人，留在印度的選擇是正確的。當身邊的同學、朋友們一個個離開，妻子也向他下通牒，表示無論如何她都不想繼續待在印度，Sonam仍堅持留下。然而，他曾經也想著要離開，希望取得其他國家的公民身分後，能回到圖博探望父母。是什麼讓他改變了？他的朋友這樣說：「（繼續）住在印度對我們藏人而言是沒有未來的」，認為他過的日子「根本不叫生活」。短短的幾句話，展現出當代許多藏人對繼續生活在印度的不確定感與徬徨。當有一天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不在了，藏人們在印度的生活還能像現在一樣嗎？而即使像現在一樣，亦是處於一種灰暗不明的中介狀態，無國籍的身分讓他們在印度除了必須戰戰兢兢，也總是像個外人。

這樣的恐懼與焦慮，成為近幾十年來推升年輕藏人自印度向外移動最主要的動力。對於許多成功移居至其他國家的藏人而言，消除無國籍身分的處境、擁有一個可以明確呈現的國籍與公民身分，總是會被描述為「好的生活」的必備條件（見劉堉珊 2021）。值得注意的是，當許多人爭相著前往其他國家，亦有許多年輕藏人如同Sonam一樣，認為比起前往一個陌生與未知的國度，不

知自己能做什麼，當下還算能溫飽的生活已經足夠。另一方面，即使前往其他國家是多數年輕藏人的夢想，但並非每個人都能順利離開。對於不得不留下的人，很多時候，則是必須說服自己，留下亦是一種正確的選擇。

然而，居住在其他國家的生活，真的有比較好嗎？最後一部短片 *At the End the Rain Stops*，即描述離開印度、在其他國家成長的藏人，對於我是誰、我屬於哪裡，似乎也是充滿著迷茫。本片的導演 Tenzin Tsetan Choklay，即是一個在離開後，又選擇回到印度達蘭薩拉生活的例子。他表示，回到印度，主要是希望重新體驗生活在藏人社群中的感受，並透過影像紀錄下因人數逐年減少、可能在幾年後不復存在的藏人社區中的生活日常。該部影片亦是來自其自身的經驗，影片中的美國藏裔男孩 Tenzin，因父親過世，帶著他的骨灰回到達蘭薩拉。他回到已不復記憶的父親的小屋，在整理父親遺物的過程中，也重新感受自己與此地藏人社群的連結。

影片中，Tenzin 與在達蘭薩拉長大的 Norbu，兩人從初識的陌生到逐漸建立起友誼，可看到導演試圖藉此展現出，年輕一代的藏人雖然散居世界各地，但當他們相遇，仍能透過上一代的記憶、可相互理解的身分處境，以及對於「未來」與「我是誰」的徬徨與困惑，產生深刻的連結與共鳴。兩人對話中，關於「無國籍的人也能有夢嗎」？以及覺得自己「不屬於任何地方」，像隔著窗戶看著生命在轉動的「旁觀者」，道出了即使藏人不斷自印度離開、移居其他國家，下一個世代仍舊有著無法固著、關於「我是誰」與「要走向哪裡」的困惑。這樣的無所適從與漂浮感，或許也是讓該片導演選擇回到達蘭薩拉的原因；他希望透過讓自己浸淫在這個由第一代流亡者建立起的藏人聚落中，重新感受與這個社群及文化的連結。

電影名稱 *State of Statelessness*，道盡了半世紀多來藏人流亡在尼泊爾與印度等地，作為無國籍者的身分處境。就像 Tenzin Tsetan Choklay 在座談中所說的：「當你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沒有合法的身分證明時，你所經歷的痛苦，往往會比其他人更加深刻（或更難以承受）」（“When you don't belong to a particular nation, when you don't have proper papers, the sufferings you go through can be a little more intense than what other people might go through.”）。四部短片中呈現的那些看似細微與瑣碎的生活片段，如，父母與

子女間的情感羈絆，手足間的爭執與裂痕，夫妻間對於當下與未來生活的不同觀點與想像，以及朋友間的相處，看似平凡，但在是否留下（繼續居住在印度）或離開（去哪裡、如何去、離開後能靠什麼維生），卻處處透露著藏人作為無國籍者，在生活中被迫必須不斷面對的選擇與掙扎。而不論是留下或離開，也都必須面對家庭與親友關係跨越長距離的挑戰，以及未來可能仍舊不明確的身分與生活處境的不安。這樣的身分命運，透過不斷向外延展的新生活際遇，仍持續餵養著當代離散藏人對自我認同的敘事，以及關於當下生活的意義與「未來在哪裡」的想像。

最後，我們亦可在這些片段中看到，印度的屯墾區與達蘭薩拉，已成為許多在其他國家長大的藏人，尋找自我認同與社群連結時回望的起點。或許，如Tenzin Tsetan Choklay所說的，藏人在印度的人數已逐漸縮減，有一天可能不復存在；因此，《無國之境》的製作，即是希望能在藏人聚落從印度逐漸消逝之前，搶救性地記錄下些什麼。然而，筆者認為，藏人社群在印度至今仍有著相當強韌的持續性，不只體現在存續著的各教派寺院與僧群，更重要的，還有許多仍在無國籍處境中努力生活的人們，以及在不同國家成長、卻試圖回到印度找尋文化與自我根源的年輕一代。如同電影中的Sonam，出生於中國藏區，流亡後在達蘭薩拉找到了他認為安心穩定的生活節奏。也有如Tenzin Tsetan Choklay，出生在印度，輾轉移居美國後，又選擇回到印度生活。如果有一天，印度的藏人屯墾區真的不復存在了，筆者相信，正如同這部影片得以完成所展現出的：它不只是多位導演集體創作的成果，更見證了當代藏人，即使身處不同的國家社會，仍積極地試圖透過影像與行動，為彼此創造新的連結與共享的記憶。

參考書目

劉增珊

- 2021 從南亞到法國：當代流亡藏人的跨國再遷徙。考古人類學刊 94: 89-144。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網頁
2025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tibet.net>. Accessed November 8, 2025.

Choklay, Tenzin Tsetan

- 2025 電影放映與討論：《無國之境》（State of Statelessness, 2024），2025年10月13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主辦。網路資源，<https://iccs.chss.nycu.edu.tw/zh/activity.php?USN=1632>，2025年11月8日。

Conway, John S.

- 1975 The Tibetan Community in Exile. *Pacific Affairs* 48(1): 74-86.

Drung 官方網頁

- 2025 Tibetan Filmmakers' Collective.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drung.in>. Accessed November 8, 2025.

Norbu, Dawa

- 2004 The Settlements: Particip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Exiled as Challenge: the Tibetan Diaspora. Dagmar Bernstorff and Hubertus von Welck, eds. Pp. 186-212. New Delhi, India: Orient Longman.